

# 纪念艾萨克·阿西莫夫诞辰100周年暨逝世28周年

## 清明思故人——阿西莫夫指要

□ 卞毓麟

2020年，正值艾萨克·阿西莫夫百年诞辰。4月6日，是其逝世28周年。岁月悠悠，人们对这位科普大师兼科幻斗士缅怀依旧。

40多年来，对我而言，阅读、翻译、研究、介绍阿西莫夫，不仅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责任——学习阿西莫夫，繁荣原创科普（图1）。阿西莫夫的著述汗牛充栋，其本人认定的作品共470部，其中在中国大陆推出中文版的已达百余种之多。2012年，我曾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科普研究》（7卷2期）上发表长文《阿西莫夫著作在中国》，逐一简介了这百余种书的基本情况。对于初入门者，这犹如一幅阿西莫夫“大观园”的导游图，应该值得一阅。

阿西莫夫的三大《指南》，即《阿西莫夫科学指南》《阿西莫夫莎士比亚指南》和《阿西莫夫圣经指南》，皆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言的巨著，其中《科学指南》已有不止一个中译本。多年前，我曾有意写一部《阿西莫夫指南》，却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终未成真。今日搜集往昔所撰有关阿氏的文章，共有40余篇之多。综而观之，虽未敢言“指南”，却也算得上一份“指要”了。例如：

1.3万字的长文《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见黄尹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历来被认为是国内早期系统介绍阿西莫夫科幻创作历程的力作。

《阿西莫夫科普作品述评》（中国科普研究所内部刊物《评论与研究》，1982年第3期）。

近万字的长文《在阿西莫夫家作客》（图2），《科普创作》，1990年第5期。

阿西莫夫逝世不久的悼念文字《不朽的阿西莫夫》（《科技日报》，1992年7月5日）。

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文汇报》邀我撰写的《不知疲倦的科普巨匠——阿西莫夫精神永在》（2002年4月8日），同时全文刊出卡尔·萨根的讣文《艾萨克·阿西莫夫》，也由此执笔。

2009年末，为迎接阿西莫夫90诞辰写就的《一代巨匠，为世人留下什么？——读〈宇宙秘密〉，忆阿西莫夫》（《科普研究》4卷6期）……



图1：卞毓麟在研读阿西莫夫作品（1992年），满桌子的书皆系阿西莫夫所著。



图2：1988年8月13日，卞毓麟在纽约阿西莫夫家做客，与主人夫妇合影。



图3：2003年12月14日，卞毓麟再访珍妮特·阿西莫夫时为她拍摄的照片。



图4：阿西莫夫伉俪合著的少儿系列科幻小说《机器人诺比》中译本书影。

客》（图2），《科普创作》，1990年第5期。

阿西莫夫逝世不久的悼念文字《不朽的阿西莫夫》（《科技日报》，1992年7月5日）。

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文汇报》邀我撰写的《不知疲倦的科普巨匠——阿西莫夫精神永在》（2002年4月8日），同时全文刊出卡尔·萨根的讣文《艾萨克·阿西莫夫》，也由此执笔。

2009年末，为迎接阿西莫夫90诞辰写就的《一代巨匠，为世人留下什么？——读〈宇宙秘密〉，忆阿西莫夫》（《科普研究》4卷6期）……

更深入地了解阿西莫夫，当然应该读他的三大卷自传：《记忆犹新》《欢乐如故》和《人生舞台》。最后一卷《人生舞台》最为重要，且早已有了中译本。《科普时报》（2017年11月10日）刊出的拙文《阿西莫夫的人生为何值得一读》，就是专门谈论《人生舞台》之价值所在的。

纸短话长，说不尽的阿西莫夫也只能说到这里了。应该补充的是，2003年初冬，我再次访问艾萨克的遗孀珍妮特（图3），当时她77岁，身体健康，还在写作。2019年2月，这位长寿的科幻作家与世长辞，享年93岁。



《不羁的思绪》，[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江向东、廖湘或译，尹传红校，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在他笔下，文字有味，科学真美

□ 尹传红

在阿西莫夫的诸多作品中，发表在报刊上的科学随笔（Science Essay）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风格独特、饶有趣味的作品大多从当代社会现象着眼，诠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事件，背后呈现的则是广阔的科学人文背景。他不只是在普及科学，而且还努力让读者去思考科学、理解科学乃至欣赏科学，促使人们去考虑人类与科技、历史等各方面的联系，考虑人类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而启迪人们扩大视野，创造性地思考未来，向未知的领域拓展。

科学随笔是阿西莫夫最喜爱的写作体裁。他一生创作了上千篇科学随笔，出版了40本科学随笔集。他在自传里说：“这些随笔给我带来的快乐却最多，它们远远补偿了我没有从它们身上得到丰厚酬劳的实情。我也知道，我不会永远地活下去，不太可能再写出360篇随笔。将来有一天，某篇随笔会成为我的最后一篇，至于它是第几篇，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当这一天来临，我的生命行将逝去之时，几乎不会有什么事能像不再有机会继续写作这些随笔那样让我感到遗憾的了。”

在一篇题为《人间天堂》的随笔开头，阿西莫夫向读者直抒胸臆：“写作这些随笔让我快乐无比，使我经常得到脑力的锻炼。我必须对任何事物不断地保持耳聪目明，以便迸发思想的火花，写出一些在我看来能够使得读者感兴趣的的东西。”1988年，当阿西莫夫已为《奇幻和科幻杂志》写下360篇专栏文章，并为这些科学随笔汇编一部30周年纪念专辑（此即《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一书）时，在最后一篇选文的“后记”中他写道：

“在我所有的作品当中，这一系列随笔的稿酬也许是最低的。……然而，这一系列随笔给我带来的快乐却最多，它远远补偿了我没有从它们身上得到丰厚酬劳的实情。我也知道，我不会永远地活下去，不太可能再写出360篇随笔。将来有一天，某篇随笔会成为我的最后一篇，至于它是第几篇，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当这一天来临，我的生命行将逝去之时，几乎不会有什么事能像不再有机会继续写作这些随笔那样让我感到遗憾的了。”

在阿西莫夫看来，一本随笔集的价值正是它所提供的多样性，可以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这恰恰也满足了作者本人涉猎多个学科领域的兴趣）。没人要求你花时间阅读一篇完整的论文，你读到的全是短文，如果你觉得这一篇文章沉闷乏味或者使你失望，你只不过失去一小部分，而不至于殃及全书的价值。你可以翻到下一篇，或许它会使你更喜欢。此外，短篇特别适合睡觉之前，或是其他短暂闲暇中阅读。

阿西莫夫作品（尤其是科学随笔）的写作风格鲜明还在于，他始终注意营造一种跟读者的亲近感。读他的作品，你感到他仿佛是在跟你聊天，而不是对你说教，正如阿西莫夫著《终极抉择》译者王鸣阳先生所言：与其说他在告诉你“有什么”，还不如说他在引导你“分析什么”。于是你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就“参与”进去，同作者（更严格地说是同科学家）一起进行分析和推理，讨论种种可能性，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他笔下，文字有味，科学真美！

30多年前，卞毓麟先生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特色作过精辟的概括：“背景广阔，主线鲜明；布局得体，结构严谨；推理缜密，叙述生动；史料详尽，立足前沿；新意迭出，深邃哲理。”他认为，在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中，科学性与通俗性、现代性与历史感、内容的广泛性与叙述的逻辑性，都有着完美的统一。阿西莫夫具有像伊林那样的“简单明白地讲述复杂现象和奥妙事物”的罕见才能，且同样也善于一览众山小，善于描绘出广阔的知识图景：不仅使读者看到一棵棵科学的“树”，而且还看到了整片整片的科学“森林”。

2009年，我在为《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一书撰写“内容提要”时，尝试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特色作了另一番表述：

对科学的本质洞察入微，对事物的理解准确深刻，同时辅以广阔的背景、缜密的推理、生动的叙述——这，构成了“阿西莫夫文体”独特的逻辑美。在本书中，作者以其非凡的阐释能力，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奥的科学知识与复杂的社会话题，一经他的生花妙笔点缀，读来便毫无生硬之感，更添余韵无穷之妙。

在本书中您可以看到，阿西莫夫对奴隶制度和妇女地位的回顾与评述，对智商崇拜和非理性的嘲讽与抨击，对迷信和反科学思潮的剖析与批驳，还有他对生与死的探索，对《圣经》的“科学解读”，对思维方式的思考……都可谓新意迭出、论辩精辟、哲理深邃；加上幽默、亲切、常以自身经历或体验娱乐的开场白，以及画龙点睛的结尾，更彰显出本书的盎然情趣，及其背后广阔的人文视野。

相信您在感悟美妙的“阿西莫夫文体”的同时，更能得到许多知识、智慧和启迪，还有——理性思考的乐趣。

（节选自作者为《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一书所写的“校译后记”）



## 科学和理性的坚定捍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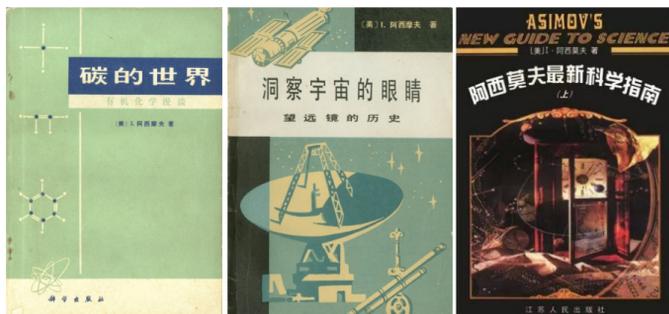
□ 林自新

阿西莫夫这位以科幻小说闻名世界的多产的“作家”，值得我们纪念。我做过粗略的统计：他的小说类书籍有201部，他的科普方面著作有207部，其他还有历史、文学、谈圣经、幽默与讽刺、自传以及综合类著作62部。这470部著作的目录，见于他的自传。他肯定是“著作超身”，可以列入吉尼斯纪录了。

我只译过阿西莫夫的《碳的世界》，署名郁新，是和甘子玉（时任煤炭部副总干事）合译的，离现在50多年了，只是到了1973年10月才出版，那是我1972年6月到科学出版社工作之后的事。

我接触到阿西莫夫的书，得感谢聂总（我们都这样称呼当时兼任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副总理）非常重视科普，他专门批拨外汇给中国科协的科普图书馆进口外国图书，阿西莫夫的书就是从那里借的。我还译过阿西莫夫的几十篇短论，其中在《科技日报》工作时译的几篇发表了。

我翻译阿西莫夫的著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喜欢阿西莫夫的作品，是他使我有勇气开始翻译一些东西；二是在“文革”中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帽子满天飞，社会上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气氛，出于改变这一现状的愿望，我在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阿西莫夫科普作品在中国十分畅销，影响何啻一代人。

世纪70年代初担任科学出版社负责人期间，曾努力组织翻译出版国外的科普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西莫夫的科普名著《阿西莫夫科学指南》。这部书在当时的背景下改名为《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丛书），由《宇宙地球和大气》《从元素到基本粒子》《生命的起源》《人体与思维》四个分册构成。另外还有《阿西莫夫科技传记大全》（中译本改名为《古今科技名人辞典》）和《氮的世界》等。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丛书）在当时

我国的科普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阿西莫夫”这个名字由此也渐渐为我国读者所熟知。方毅副总理曾和我谈过，他很喜欢阿西莫夫的作品风格。

1987年3月，我在纽约曾经跟阿西莫夫通过一次电话，想去看望他。遗憾的是，他患了感冒，马上就要上医院就诊，提出改个时间，可是飞机不等人，我错过了这个机会。

阿西莫夫是“科学和理性的坚定捍卫者，是无知、迷信和伪科学所畏惧的批判

家”，他尊崇学习、理解和清醒的思考。我记得，他曾谈到信仰，他说科学是一种信仰，宗教也是一种信仰。他不信宗教而选择信仰科学，是因为科学的发展史早已证明客观规律的存在，已经知道的规律可以用来指导行动，未知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探索和辨伪，这样可以避免许多困惑和烦恼。

阿西莫夫的科学著作深入浅出、直截了当、与时俱进（跟上科学的迅速进展）、引人入胜。特别是他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他经常是通过历史，通过为科学献身的人物，通过科学观念怎样发展，如何在人的基础上一代又一代地不断前进，使人们获得科学知识，受到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家高尚品质和如何正确而不是错误地应用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熏陶。

我还特别欣赏阿西莫夫在《写作，写作，再写作》一文中所强调的写作信条：能用简单的句子就不用复杂的句子，能用字母少的单词就不用字母多的单词。他的470部著作中，有40本是科学随笔集，可能有一两千篇文章。美国著名科学编辑肯德里克·弗雷泽曾评论说：阿西莫夫以科幻小说而闻名世界，“但是，他对千百大众的科普讲解，却是来自他的科学著作，特别是他的科学随笔”。

（作者系《科技日报》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科技情报局局长。本文据《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一书附录，林自新与尹传红的对谈文章《阿西莫夫是个什么“家”？》改编而成）

## 一个为世间万物而生的人

——艾萨克·阿西莫夫礼赞

□ 肯德里克·弗雷泽



上世纪80年代，卞毓麟主译的几部阿西莫夫科普作品。

艾萨克·阿西莫夫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许也堪称是所有时代的科学教育大师。

早年他因创作科幻小说而赢得声誉，然而，他却是以他关于科学事实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科学随笔，让千百万民众接受了科学的熏陶。这些作品对我科学热情的激发，胜过我的任何一个科学老师所为。

我上大学一年级时，主修科目是物理学，但却经历了一场强烈的震撼：教师们无法像阿西莫夫那样使物理学变得条理清晰而又生动有趣。突然间，它变成了繁琐公式和复杂术语混在一起的杂烩，而不是像阿西莫夫在其作品中所做的那样，给出所有科学中的相关概念，有序描述人们认识事物的历史进程。

阿西莫夫宠坏了我！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就我的兴趣、需要和品味而言，阿西莫夫的方法比较好。时至今日，我仍然认

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传授科学知识，对于许多类型的学生来说，都是最为有益的。

在我性格成型的大学时代，大约是在1961年，我给他写过信。我问他，如果将来我要从事科学新闻工作，是否应该先取得一个科学方面的学位。令我惊讶而高兴的是，我立刻收到了一张背面签有“艾萨克·阿西莫夫”大名的明信片，对此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告诉我应该这样做。可我却没听到他的忠告。

但我仍然继续阅读和学习他的作品。于1960年首次出版的《聪明人科学指南》（中译本名为《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是他用一卷易读的著作来涵盖物理学和生命科学全部领域的一次系统性尝试。这部书极为通俗，并且成为给“聪明的外行”写科学著作的范本。在这部著作中，他广博的知识、从容把握复杂主题的本领，以及以非科

学家为读者对象的简洁、清晰的写作能力和信念，像闪耀的灯塔一样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最喜爱的阿西莫夫作品，是他每个月在《奇幻和科幻杂志》上发表的科普随笔。33年来它们一直出现在这个刊物上。我偶尔才会去找那本杂志，因为大约每隔18个月，道布尔戴出版公司就会出版一本这些科学随笔的新文集，我总是急切地等待着每一本问世。

我喜爱他以一段个人轶闻开始每篇文章的笔法。由此，他的机智和幽默，他对于自己的自负和才智所开的玩笑，他对学习欲望的尊重，他对蓄意忽视科学的人的严厉贬伐，他对理性价值的欣然接纳，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位“好博士”与“高贵的读者”之间的温馨对话。随即，他巧妙地引入手头的话题，不管是什么样的话题，总能一上来就以一种历史观点统领全文。

他天生就是一个说书人，而且是非常有条理的那种人。与教科书不同，他还会讲述科学工作者的故事，描述概念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进，并建构成形。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教育方法！也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受教育的方法！

这些文章不只是阐明事实。就像优秀的科幻小说一样，它们也充满了启人心智的想法。以《月球的悲剧》中的主题文章为例，阿西莫夫讲了这个悲剧是，早期的人们看到月亮绕着地球运动（正如太阳、行星和恒星也表现出的那样），受到感官的误导，

相信我们是宇宙的中心，这便是影响遗留至今的人类中心说。他质问，如果金星也有一个相同比例的月亮又会怎样呢？这样一个月亮在地球上或许肉眼能够看得见，人们看到除地球之外，另一个有某些东西绕着它旋转的天体的清晰实例，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历史就有可能明显不同。

与《月球的悲剧》相对应的是《月球的胜利》。在这篇对应的文章中，阿西莫夫思考的问题是：生命体的形成怎样地得益于月球；钱澄湖译——其水涨水落主要都是因月亮引起的潮汐——可能充当了分子自行组合的场所，分子的自行组合导致了地球上最初的生命形态的形成。也许，在一个行星上要形成生命体，就必须拥有一个大气球。

1986年，在我们庆祝《怀疑的探索者》创刊10周年之际，阿西莫夫奉献了一篇创刊号，其标题为“持久的边缘”。这篇文章虽然承认，与不确定的科学相比，使人感到舒适宽慰的伪科学更容易产生感染力，然而，文末却也敲响了醒世警钟：在涉及国家和民主问题的事情上，我们决不能让非理性的力量占上风。“我们必须与任何站在边缘人和非理性主义者一方并将国家力量引导至该方的企图作斗争……我们必须战斗到死。”

到阿西莫夫1992年4月6日清晨去世时，他出版的书籍总数超过了460部，而且在迅速向500部攀升。他著作等身，成就显赫，而且，综合其数量、内容、篇幅及多样性，可能是无与伦比的。

艾萨克·阿西莫夫对死亡终结不抱幻想。然而，通过他的著作以及他所影响的活着的人们，他将继续活着，永远永远活着。或许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人物相比，他最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为世间万物而生的人。